

全 新 小

說

版

中國禪宗四祖

道信

大師傳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 45

作者◆劉蔚

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45

中國禪宗四祖

道信

大師傳

作者 ◆ 劉琪





中國禪宗四祖：道信大師傳／劉蕪作．--初版．--
臺北縣三重市：佛光，民89
面；公分．--（佛光史傳叢書；3636）
（中國佛教高僧全集；45）

ISBN 978-957-543-875-3(平裝)

857.7

88018236

☐ 作者 ☐

劉蕪

☐ 出版者 ☐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 發行人 ☐

慈惠法師（張優理）

☐ 地址 ☐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
☐ 電話 ☐

(〇七)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二六八

☐ 網址 ☐

http://www.fgs.com.tw

☐ 劃撥戶名 ☐
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☐ 傳真 ☐

(〇七) 六五八三五四六

☐ 流通處 ☐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☐ 電子信箱 ☐

fgc@ccp.fgs.org.tw

☐ 劃撥戶名 ☐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
☐ 劃撥帳號 ☐
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☐ 地址 ☐
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

☐ 傳真 ☐

(〇七) 六五八四〇三八〇九

☐ 地址 ☐

佛光山文教廣場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六五八四九二一六二〇二

☐ 地址 ☐

滴水書坊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二) 二九三三七四八

☐ 地址 ☐
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二) 二九八四九五三

☐ 地址 ☐
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三)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

☐ 地址 ☐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二七二八六四九

☐ 地址 ☐

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〇〇一年一月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〇一一年十月再版二刷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五〇元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五〇元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五〇元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二五〇元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☐ 地址 ☐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☐ 劃撥帳號 ☐

(〇七) 五五五三五九三一〇六



◆四祖山又稱破頭山。禪宗四祖道信於此地建寺，稱為正覺寺。

資料來源 / 佛光大辭典第2冊第1750頁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白雲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霑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叢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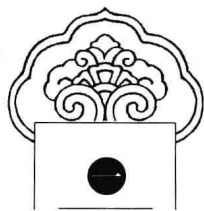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目錄】

【總序】佛光與慧燈

◆星雲

一	宿緣再來	一
二	從師皖公	三九
三	遊學江南	一〇六
四	廣弘禪門	一六〇
五	建塔圓寂	二三〇



宿緣再來

① 幼慕佛門

隋朝開皇元年（公元五八一年）春天，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北周首都長安（今陝西西安）發生的一次宮廷政變。

周宣帝的岳父楊堅廢掉了當時在位的皇帝周靜帝——宣帝的兒子，奪取帝位，建立隋朝，把當年改爲開皇元年，即位爲隋文帝。

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這種政變是極爲稀鬆平常的，單單南朝，就由於權臣篡奪，陸續出現過宋、齊、梁、陳四個王朝。無論從王朝的更迭，或者地域的分合來看，這四百年的歷史，是非常混亂而複雜。

然而歷史的趨勢是要走向統一。隋文帝的這次政變，恰巧發生在這樣的轉折時期。

但當時南方的陳朝卻似乎對此漠然無聞。荒淫無度的陳後主，仍然跟妃嬪文臣游宴賦詩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，以爲長江是不可逾越的天塹。

在這個時候，地處南北之交的蘄州（今湖北），也面臨著戰爭的危機，然而，在戰火還沒有燃起的時候，人們依舊過著平常而又寧靜的生活。

清晨將至，蘄州的廣濟城裡依舊是一片夜的氛圍，沉沉的靜謐。

唯有司馬人家的燈火，是早早就撥亮了。在四周山崗的影子裡，只有這一點亮光，與遠處山寺裡長明燈的光明互相輝映。

無論將來是怎樣的日子，新生兒滿周歲的日子，是任何一個平常人家都不會遺忘的。即要到來的一天，正是我們這篇小說的主人公——道信剛剛長到一歲的時候，他出生在公元五八〇年，即陳國的太建十二年。這一個夜晚，對他的父親而言，自然是難眠的。

果然「吱呀」一聲，木門被推開了，一位年輕男子把手指扣在門上，小心翼翼地推著，似乎怕驚動別人。門縫還開得不大，他就一個靈巧的側身，從屋裡閃了出來，輕輕地步下台

階，立在庭下，仰頭望了望天上的月亮。

這一天正是農曆十五。清朗朗的月亮圓圓地掛在天上，月光照得整個世界發白，地上的每一塊小石子、每一根細草，都變得透亮透亮的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年輕人望著月亮，滿意地呢喃了一句：『這麼清涼明潔，簡直就跟摩尼寶珠一樣了！』然後重重地噓了一口長氣，似乎要噓出心中的無限感慨：『怎麼就這麼巧呢？竟然都是滿月！』

在心裡自言自語地說了這話，這個年輕的父親猛然間覺得很是不好意思，好似被人窺見了心中的隱秘。唉，這全是無意義的推論哪！每一年的同一天，不都應該有一樣的月色嗎？不過，他是一個信佛的人，佛法不是說緣起嗎？若此有故彼有，若此生故彼生；若此無故彼無，若此滅故彼滅。誰能說這不是兒子圓滿生命的起始呢？

想到這裡，年輕人略略覺得有點滿意自己的解答。雖然牽強，卻也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心願。做父親的人，總是這樣為兒女祈福的。

年輕父親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向遠處的燈火。

除了自己身後家中的一盞，整個小城也就只有這一點光亮了，本來是非常容易辨認的。可是，月亮是如此的大，月色是如此的皎潔，竟完全融匯了這一片燈光，分不清哪是月，哪是燈，整個天空與晶瑩發白的世界連成一體，置身其間，真彷彿成了神話人物。

在朗月泛著的清光裡，寺院的一景一物都變得晶瑩剔透，青青的瓦頂，褚黃色的小牆，層層疊疊，彷彿出塵的樓宇。在這座寺院裡，幾百年來，一直都是香火不斷的。

南朝的時候，佛教發展極為隆盛，和東晉時代相同，文武百官，以及一般的文人學士，大都崇信佛教。這位年輕的父親，應該就是其中的一員。

據史書記載：

南朝宋代就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，僧尼三萬六千人；

齊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，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；

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六十四所，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；

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，僧尼三千二百人；

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，僧尼三萬二千人。

其中，梁武帝為政的時期，佛教達到了全盛。武帝自己就曾經四次捨身為寺奴，還編寫了幾百卷佛經的疏記，又非常注重翻譯經典。另外，梁武帝極力倡導《涅槃經》裡所說的斷禁肉食，改變了漢代以來出家人吃三淨肉的習慣，又作了四首〈斷酒肉文〉^①，嚴令僧人遵守，對後代的影響非常大。

因為武帝如此喜好佛教，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蕭統、第三子簡文帝（公元五五〇——五五一年）、第七子元帝（公元五五二——五五四年）也都受了他的影響。但是，這方面滋生的

流弊也是不一而足的。

不久就發生了侯景事變。寺塔被毀，僧徒被殺，建康佛教頓告衰微。

不過到了陳代，建康舊有的七百多座寺院，馬上又都得到了修復。武帝曾經捨身寺院；文帝又製作願辭，自稱菩薩戒弟子；宣帝則命令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起習律五年，以端正寺院風氣；後主也曾經捨身、大赦。

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中，道信出生在蘄州廣濟，這個有著美麗名字的小城。這位年輕的父親，也是陳朝浩浩蕩蕩的學佛隊伍中的一員，所以，他非常自然地決定把兒子的周歲紀念日活動寄託在佛事中。

可是，寺院晨起的鐘聲還沒有敲響。

他起得實在太早了，月亮還牢牢地掛在天心，沒有一點西滑的意思。這時候，他才想起自己恐怕並沒有睡多少覺。

『那麼早起來，兒子要被我叫醒了！』年輕的父親不禁有些後悔起來。可是，這孩子實在乖得很哪！從母親肚子裡出來，似乎很快就適應了人世間的白天黑夜，晚上大部分時間都不哭不鬧，安靜極了！

年輕父親的腦海裡又出現了兒子道信那張可愛的小臉，頭顱就像寺院裡的傘蓋，寬額廣額，雙眉修長，鼻樑豐隆，耳朵長長地下垂著，像蓮藕般豐潤的小腿小手，膚色呢？白淨得

就像才出水的荷花一樣。『這麼圓滿的相貌，難怪那位師父說他與佛有緣哪！』

年輕的父親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，那是妻子才懷孕沒多久的時候，夫妻兩個一起到寺院去，送點供養，同時感謝觀世音菩薩的送子之恩。結果遇著一個行腳的出家師父，一臉清瘦，卻又目光炯炯，看著孩子他娘，然後上前告訴她：『妳腹中胎兒現五色彩光，當與我佛門有緣，堪以負擔佛門大事，要好自培養了！』夫妻倆覺得有些好奇，就請行腳師父再多指教一番，那師父卻也只是說：『這孩子，將來當證我佛門之道，得普天下八方之信。』也就不肯再多說，就又飄然而去。於是，孩子出生以後，年輕的父親就替兒子取名「道信」。

這司馬家族，幾代人都是篤信佛法，廣行佛事。生在這樣人家的孩子，也理應該與佛門有緣。年輕父親這樣去想，也就覺得，行腳法師的話並沒有太多令人奇怪的地方，只是那「五色彩光」四個字，除了令他對兒子更添一份憐惜以外，多少也令他有些動心，使他想到兒子的未來時，總覺得罩了一層朦朦朧朧的光輝，令人不可捉摸。

但凡俗的人，都是喜歡推測的，初做父親的人更是如此。在寧靜的月光裡，他獨立庭前，浮想聯翩，為兒子設想了各種各樣的前景，當然，是要與佛門有緣的。這在於他來說，也是一種享受啊：

或者，身居要職，為民謀利，並頒發有益於弘法的政令；

或者，率領白衣居士，共講佛經典籍；

或者，……這位父親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僧侶的模樣。他的臉上略略現出一點猶豫，但馬上就搖搖頭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司馬家族，從河內（今河南沁陽）遷到蘄州，就這一支衣嗣，現今得了這一個後代，怎麼可能讓他出家呢！

畢竟，在承繼香火與送子出家之間，前者要現實多了——在中國的讀書人身上，儒學思想的銘印如此深刻，在許多也是篤信佛法的人有這種選擇，也是正常的。

這位年輕的父親又想到了自己的祖輩，現在兒子都滿周歲了，他終於覺得自己可以無愧於整個家族。但是，關於祖輩的記憶，不由地讓他想到了四百年來的朝代更替，戰火頻頻，以及時時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憂慮，他還想到了北方的強盛，南陳的日漸衰弱，對了，還聽說北方發動了一次政變，據說，現在當權的隋文帝，是一個氣宇軒昂的人，原來的北周齊王一看到他，就覺得不自在，因為楊堅的相貌太平凡了，甚至不可以等閒視之……。年輕父親不禁在這樣的聯想中，開始為兒子的前景擔憂。

經常有的戰爭，已經使人們習慣於這種充滿憂患的思惟了。可是，那樣的話，兒子到哪裡去！兒子會怎麼樣呢？年輕父親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。秋天的凌晨是有一點涼了，他伸手捉住自己的衣襟，把身上的汗褂繫了緊，不再往下思索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投向這山中的寺院，那裡有他非常信賴的佛法僧三寶，也是他今天要專程趕赴的地方，當然，這一行是專門爲了兒子。

也是湊巧，恰在這個時候，寺院的鐘聲敲響了，鐘鼓樓的光明，似乎爲了應接年輕父親充滿疑慮困惑的目光，一起都點燃了，『都什麼時候了，還在這裡發楞，該動身了！』年輕父親恰好截斷自己毫無結論的憂慮，自怨自艾了幾句，趕快地轉過身，推門進屋，準備進寺供養。

這一天，年輕父親挑著擔子，爲寺院送去了豐盛的供品。所謂豐盛，自然也只是相對於一個普通人家的誠心而言，因爲他相信只有這樣，才能爲兒子積累更多的福報，祈求一個圓滿的人生。

這就是一個佛教徒家新生兒的周年紀念日。

時光如飛，小道信在父母的百般呵護下，轉眼成了一個五、六歲的孩子。

在父母眼裡，自己的兒子總是天下最好的。不過平心而論，在道信的父親看來，兒子和普天下的同齡人也沒有太大區別，一樣會哭會鬧，還有男孩子的頑皮倔強，唯一的不同，可能是因爲環境薰陶的關係，道信顯得對佛教有一些興趣。

在父母作早晚功課的時候，或者平時讀誦佛經，道信總是顯得異常安靜；對菩薩像也有一種特殊的喜好，有的時候看到父母禮佛，他也會在一旁跟著合起兩隻小手，非常認真地跪下來拜佛，嘴裡還嘟咕一聲『菩薩，拜拜！』維妙維肖的模仿，總是把這對虔誠信佛的夫妻逗得樂支支，他們是那樣虔誠地信佛，兒子能這樣效仿，自然是他們最高興的時候，因此，

以後也就半是逗樂子，半是當真地引逗著小道信，甚或盤腿打坐，念念簡短的「阿彌陀佛」……就這樣，小道信一天天地長大了。

他的父親偶爾間也還是會想起往事，關於「五色彩光」這四個字。不過時間越久，這話似乎也就越不能令人深信不疑。

任何一個孩子都會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，不是說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」嗎？否則怎麼會有孟母三遷的故事？生長在一個彌漫了佛號梵音、長年茹素的家庭，耳濡目染，孩子的心裡自然會長這種敬佛禮佛的芽苗。

這樣說起來，道信這個孩子太普通了，不過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孩子而已！最多，可能就是比一般的小孩聰明一些、慧巧一些罷了！對於這一點，道信的父母多少有點失望，但又隱隱地覺得這樣也未嘗不好。他們是信佛人家，但更是普通人家，普通人家是不會對兒子的平常產生不悅的，尤其是，如果與「五色彩光」這種預言其實無緣的話。

可是有一次，讓道信的父親改變了對兒子所有的觀點：

湖北的冬天非常寒冷，尤其在蘄州這樣一個地方，四面臨山，東北有麒麟山、西南有鳳凰山、北有龍峰、盤龍山、東有龜鶴山，還有一帶蘄水盤繞其間，山水秀麗，彷彿鐘籠了天地間所有的靈氣，可是到了嚴冬季節，大雪封山，幾乎見不到一點動靜，唯一的，就是白茫茫的冰雪，彷彿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城市。不過，玉樹瓊枝、白馬蠟象，銀裝素裡的世界也別

有一番隱趣。

到了這樣的日子，道信一家人多半就安安靜靜地待在屋裡。有了信仰，這種日子也是非常好打發的，可以誦誦經書，或者約幾個同修談禪論道，一起說說學佛的心得，再逗一逗可愛的兒子。

看！道信這會兒又趴在窗口，用手指頭沾一點口水，點濕了窗紙，偷偷地戳個小洞，眯起一隻眼睛往外面瞧哪！

喲！真像一個銀色的極樂世界！沒有一點污穢，只有潔淨的白色，寧靜祥和而且異常清涼，似乎隔絕了六塵的一切污染。

道信的父親雖然感到屋裡透進一股涼意，馬上就發現了道信的「小破壞」，但是兒子興致勃勃的身影阻止了父親，他沒有忍心立刻地去喝止道信。

『小鳥！小鳥！』道信突然大叫起來！

道信略一遲疑，就過來拉扯父親的手，此時此刻，他全忘了自己不過是在偷偷地窺視窗口。

『爹，小鳥快死了！』道信覺得只有父親可以救牠。

父親被道信的眼光懾住了，那裡面是如此真誠的擔憂，他不由自主地被道信拉到窗前。這位慈和的父親，一手牽著兒子的小手，一手扒在窗櫺上，俯下身子，也往兒子剛才戳破的